



许江

外滩南望

100×138cm
纸面油画

2023年

许江先生的望和“望”

■杨丽

2006年6月15日，“远望：许江的绘画”在中国美术馆开展。2023年7月，在黄浦江畔，又迎来了名为“远望者”的许江个展。

“在许院长的字典里，‘望’还真是个高频字呢。”我暗忖。

许院长一路亲自给我们做导览，而我一边听，一边思绪屡屡飞出美术馆的空间……

“邱志杰写我，说许江一头扎进了葵里。”“我喜欢画群葵。”许院长的声音飘来……

人都知道许院长爱画葵，也擅画葵，画了整整20年了。那为什么不爱画单朵的，爱画群葵？

我琢磨：单朵的，适合“看”；而群葵，气象宏大，空间深邃，是要远眺的……

对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

20年前许江先生创作的《远望》系列，就远远超出了风景画的范畴。望，总是蕴含着对视野的超越。所以，他的笔触，仿佛是一道光，即使是年轻的观者，追随这道光也可以读到那些未曾经历的历史，体会那难以言说的辽远和沧桑，与那隐涵的光明和希望同振。

能望得远，必先登高。

许院长的家国情怀，比常人厚重得多得多。这赋予他的思想境界、文化视野、治学精神、教育理念、艺术创作等巨大的影响。

听过很多次许江先生的讲演，看过许多他为艺术家写的前言、序言。他很爱用“守望”、“寄望”这些个词。他守望的，盼望大家守望的，是艺术的初心还是什么？

大家自会填空……

2005年，许江在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发表讲演时，第一次提出要建设“大学的望境”的理念。而王澍陪着他实现了心目中大学望境在现实中的落地。对了，他曾赠一首小诗给王澍：“我们回望，在深秋的落叶里，一条瓦砾的沟坎，在模糊的墙体上，划一道空，一道顽强的远方。”你看，这里也还有个“望”呢！

“汉乐府里说，远望当归”许院长的声音又钻到我耳朵里了。

他要归到哪里……

近三年来，他一直寻迹于浙江的山川。他说，山河也是他的“寄望”。

看来，许院长这辈子是要和“望”纠缠到底，“望”穿岁月了！

想到这里，心有所动。

我和许院长的关系，也经历了“看”和“望”两个阶段。我对他，是从“望”到“看”。二零年代出头，我在钱江晚报新闻部，有一次参加许院长和时任杭州市委主要领导主导的一个论坛，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许院长，自然望到的轮廓都是模糊的。2019年我到美术报任职以后，工作上接触多了，了解越来越深入。他不再是一个符号，一个身份，原来他还有那么多人情味，那么多内心世界。听惯了他在庙堂之上的慷慨激昂，安知他挤在高速路边一个苍蝇小馆的逼仄角落里，也和我们其乐融融？

而他对我，最早目光是淡淡扫来的。他看人的目光

很锐利，可能对我的最初印象还有点“丫头片子不知天高地厚”的不以为然（其实年纪不小了）。确实，我的父亲虽然也能诗会画擅篆刻，但毕竟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普通文化工作者。而我，办报有点经验，文学有点特长，除此之外，和他的圈子素少交集……但渐渐地，他投射过来的目光变了。不管是出席哪个场合，他的视线，仿佛总能穿过人海，望过来。这个“望”，多半是“期望”。几个月前，我向他汇报：“今年是美术报创办三十周年了，您要多支持啊。”他很高兴“多好的事啊，今年也是中国美院建校95周年，你赶紧向美院领导报告，争取列入系列活动之一。”想了想，又补叮嘱一句“他们都很忙，你要抓住时机。”

……

在动手写这篇小文前，我稍许有些惴惴，那天晚上，快9点了，我发了个微信问许院长，为什么那么偏爱“望”这个字眼？

一小时后，我收到许院长的答复，照抄如下：望，古篆字是人立于高处，看远方，眺天高，览月出月落。此一字，如若天地图景，充溢宇宙意象。如是，“望”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大字，也是我们精神生涯中的一个妙字。故，日用常新，心眼感通，让人的身心总有怀远无尽之感。这正是我心于“望”的喜爱之处。

寥寥几句，将“望”字作了言简意赅的诠释。真正是言为心声，字为心画。

其实，和“望”搭配的还有一个词——“名望”，是世人所追逐的目标。许江先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？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。



许江 生如夏花 50×300cm 布面油画 2015年